

筆精

【明】徐燏 撰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【明】徐燉 撰

沈文倬 校注
陳心榕 標點

筆精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筆 精
BI JING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
(福州得貴巷 59 號 郵編:350001)

三明地質印刷廠印刷

(地址:三明市富興路 15 號 郵編:365001)

開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11.875 印張 288 千字

1997 年 5 月第 1 版

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—2000

ISBN 7—211—02872—6
K·204 定價:29.80 元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直接向承印廠調換

前言

《筆精》是明末徐燊所著的一部學綜四部的雜考(一)。雜考之書以清代前期諸考據學家所著爲最精，如顧炎武《日知錄》、黃生《義府》、閻若璩《潛邱劄記》、姜宸英《湛園札記》等，「皆考證劄記之文」，博雅精審之篇。《筆精》論性質屬雜考，論成就雖不及顧、閻之書，但在明人著述中已屬力矯空疏，漸趨平實之作。可以說，徐燊是清代考據學的前驅。評價《筆精》，必須重視這一特點，方能歷史地作出公允的判斷。片面地斥爲「踏駁不少」，誇大地說成「好立異說」，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所說那樣，顯然是不對的。

徐燊(一五七〇—一六四五)，初字惟起，後更字興公，福建閩縣人。少事詞章，工詩文，善書畫，與趙世顯、鄧原岳、謝肇淛、王宇、陳价夫、薦夫兄弟結社唱和。萬曆中，與曹學佺主持閩中詩壇。其詩「典雅清穩」，不受當時風行的公安、竟陵派的影響，「屏去粗浮淺俚之習」，評論家便以「閩風不變」「風雅復振」作興公詩派的特征。他好學嗜古，「以博洽名一時」，雖好詞章而于四部書無所不觀，幼讀父兄所藏之書，自己又陸續訪購傳抄，中年後所藏有五萬三千多卷，元槧名抄，多罕秘之本，成爲閩中著名藏書家之一。家在鰲峯之麓，曹學佺爲他築宛羽樓作藏書之所，而他又在山園建綠玉齋，得三山之勝，讀書著述，布衣終生。平生好交遊，在本郡，常與葉向高、翁正春及曹、謝、陳氏兄弟論文談藝。晚歲旅食四方，與當代名流如錢謙益、黃居中等多有來往，或以秘書相質證，或以疑義相考訂。

徐燊著作很多，其現存可覽和衆家目錄著錄而又可考實的有：《茗譚》一卷、《蔡端明外紀》一卷，都是萬曆四十一年刊本；《鼓山志》（與謝肇淛合撰）十二卷，也是萬曆刊本；《宋四家外紀》□□□卷，崇禎二年刊本；《徐氏筆精》八卷，崇禎五年刊本；《鰲峯詩集》八卷，崇禎刊本（二）。抄本流傳至清代刻印的，有《鰲峯集選》一卷，順治中陳氏刊本；《荔枝譜》二卷、《紅雲社約》一卷，順治中宛委山堂刊本；《閩中海錯補疏》一卷，嘉慶中吳氏刊本；《紅雨樓題跋》二卷，光緒中趙氏峭帆樓刊本。其未刊清稿本，有《徐氏家藏書目》四卷、《紅雨樓集》不分卷十冊、《鰲峯集》不分卷二冊，原係散葉而經後人裝裱者。相傳文集有作六十卷，有作七十二卷，均不可信。被收入《四庫全書》的有《筆精》和《榕陰新檢》（三）兩種。《筆精》是他隨時記錄，「續久成帙」的。徐燊的詩文畢竟屬於地方性的，能列入全國著作之林的，只有這部《筆精》。

《筆精》刊本首冠黃居中、邵捷春二序。據序所述，天啟七年，徐氏託好友鄧道協將《筆精》稿本帶至金陵，交給黃居中（四）審校編定，並設法刻印。後來得到兩浙觀察使邵捷春的支持，《筆精》終於崇禎五年刻成。（五）

四庫本稱「福建巡撫採進本」，所據之本不詳。經與崇禎刊本校校，分卷有異，類目及部分條目的先後排列均不同。刊本出黃氏改編，多出「黃參」、「黃增」二十條，系黃氏編次時所增加。至于四庫本（六）所缺條目和有的條目中所缺字句，顯係福建省採進時或四庫館臣編定時涉于違礙而被刪去的。由此可證，無論崇禎刊本或四庫抄本，都不是徐氏原本。至于《碧琳瑯館叢書》和《芋園叢書》所收，都是據崇禎刊本翻刻，個別異文出于翻刻人校改。

《筆精》無作者自己的序跋，撰作宗旨沒有交代。題名取義于江淹《別賦》「雖淵、雲之墨妙，嚴、樂之筆精」，不過比擬于漢代王褒、揚雄、嚴安、徐樂的筆墨精妙而已。黃居中序說他「異聞必識，秘簡必搜」，「當其意所賞會，或胸有獨照，往往割記掌錄，紛紛綸綸，續久成帙」。亦只是說書是怎樣寫的，仍然未得要領。只有邵捷春序裏提到「《筆精》彈列交奧，剖析同異，多擴前哲所未發」，多少道出一點撰作的本旨。對經傳、史志、諸子和詩賦，無不力破陳言，刻意求新，確是「擴前哲所未發」，因此引起某些人的非議。再加上徐勣的著作在某些方面多憑臆必，舉證不足，很易受人攻擊。這樣，他的獨到之處反而不易爲人理解而被忽略了。

《筆精》，黃氏編次分八卷三十八類（七）（以下簡稱黃編本）。四庫本亦八卷，分「易通」、「經臆」、「詩談」、「文字」、「雜記」五類。前者過于煩碎，後者失之粗疏，分類又巨細不倫。

黃編本卷一爲「易通」、「經臆」兩類。據《千頃堂書目》，徐勣有《易旁通》一卷，當即此書。卷端有作者小序，爲全書各類所僅有，可證此是專著，定稿時移作首卷，即黃氏所謂「必首《易通》，蓋亦尊經之意」。小序云：「余世學《易》，專其門。」又云：「非世儒之《易》也。」他的易學，是承其父棉之餘緒而頗自負其專門之業，其特點是「間有臆見及覽諸書有異同不符朱氏旨者」，專門反對朱熹《周易本義》之說，既錄胡瑗、楊慎以下十餘家駁朱異義，又以「徐氏曰」著己說以成書的。南宋至明，程朱《易》說爲治《易》者所宗仰，而徐勣獨持異議，縱然有的看法頗爲乖舛，但也確有一些可採的精義。

經學本來不是徐勣的專長。「經臆」三十二則雖亦有辯駁前人之說，但能言之成理者終不多見。徐勣學雖淵博，專精實在詩學，全書精萃即在論詩部分。

論詩之作佔四卷有半，超過全書一半以上。四庫本標題統稱「詩談」，黃編本細分「詩原」、「詩話」、「詩訂」、「詩砭」、「詩評」、「詩話」、「詞品」七類。前四類合爲卷二；「詩評」按時代分爲魏唐、宋元，合爲卷三；明、獨爲卷四；附錄「方外」、「宮闈」、「妓女」、「外夷」、「詩搜遺」五目，合爲卷五；可見「詩評」又是詩學的主要部分。

前四類中，「詩原」最爲精彩，俱是探索名篇名句之所本。如《古詞有本》條云：

《古樂府》「巴東三峽猿鳴悲，夜鳴三聲淚沾衣」，杜甫「聽猿實下三聲淚」本此。梁簡文「採蓮渡頭擬黃河，郎今欲渡畏風波」，李白「郎今欲渡緣何事，如此風波不可行」本此。古辭「白石郎，臨江居，前導江伯後從魚」，李賀「沙浦走魚白石郎」本此。……唐人作詩，必熟讀樂府諸作，能化舊爲新，時時見筆端，不爲蹈襲。

所稱「有本」中，他區分爲兩類，上舉之例爲「不爲蹈襲」，雖採擷前人的詞語，但經過融化作用，在不同的意境裏形成自己新的情思。另一類所謂「蹈襲」，如《唐詩蹈襲》條云：

唐詩往往蹈襲六朝人語句。戴叔倫「一年將盡夜，萬里未歸人」，則梁武帝「一年漏將盡，萬里人未歸」也。郎士元「暮蟬不可聽，秋葉豈堪聞」，則吳均「落葉思紛紛，蟬聲猶可聞」也。高適「功名萬里外，心事一盃中」，則庾信「悲生萬里外，恨起一盃中」也。杜甫「薄雲巖際宿，孤月浪中翻」，則何遜「薄雲巖際出，孤月波中上」也。

非常明顯，這些詩不過在句式上略作更易，而意境亦大率近似，這種「蹈襲」正是諸名作的疵瑕。徐燊研讀認真，時時發現，加以精密的區分，著爲「詩原」，頗有貢獻于詩學研究。

「詩話」四十則，都是各家詩作中有關文字、史實、名物解釋方面的問題，縱然他在音韻、訓詁上功力不深，但有些解說頗具巧思，因而也有裨于對名篇的正確理解。如《輞川詩》條云：

摩詰《輞川》詩：「來者復爲誰，空悲昔人有。」注皆未分明。蓋輞川舊爲宋之間別業，摩詰後改爲莊。此兩句蓋指之間而言，昔人即之間也。余嘗質陳幼孺，深然之。

依據輞川舊爲宋之間別業，這一事實，自可推斷詩中「昔人」即指宋之間以訂正舊注的含蘊。

「詩訂」三十七則，都是各家詩作中有關文字、史實、名物校勘方面的問題，雖舉證往往不夠充分，但他重視版本而不單純取決于版本，故改字尚無艱澀生硬之病。如《郎士元詩》云：

每讀郎士元，月在上方諸品靜，心持半偈萬緣空，末句又云，此心期與故人同，重一心字，且費解。偶見馮元成

《藝海洞酌》云：「于朱太史家見宋本，此心作『他時』。」「于義了然，是以書貴古本也。」

詩忌犯複，名家不蹈此病。以此發現問題，訪求古本以改正傳抄誤字，絕非主觀臆斷。

「詩評」以「年代爲序」，魏至唐三十一則。評論以對比而見其優劣，諸家詩作以同一主題相類比之法最爲深入而平允。如《在官種樹》條云：

柳子厚貶柳州，《種木樹花》詩云：「上苑年年佔物華，飄零今日在天涯。只因長作龍城守，剩種庭前木樹花。」白

樂天守忠州，《種荔枝》詩云：「紅顆珍珠誠可羨，白鬚太守亦何癡。十年結子知誰在，自向庭前種荔枝。」程師孟守福州，《種榕樹》詩云：「三樓相望枕城隅，臨去頻栽木萬株。試問國人來往處，不知還憶使君無。」柳詩近怨，白詩近達，

程詩近誇。

樹雖不同，借種樹以寄托情思則同。三詩相互類比，近怨、近達、近誇的批評，既是指它的情思，也是指表達這種情思的風調，可見二者是不可割裂開來論證的。

又如《咏草》條云：

白樂天咏《草》云：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已傳播今昔矣。又唐僧云：「時平生戰地，農情入春田。」又元楊基云：「六朝舊恨斜陽外，南浦新愁細雨中。」風調情境，俱不在樂天之下。唐僧句見《山谷集》。或云是蔡襄詩，非也。

「野火」是名句，後人不易企及。二家之作，風調固然未必遜于樂天，而情懷畢竟有達慳之殊。徐評雖欠切實，但三詩通過類比，亦易于理解其屬意不同。

類比之法進至逐句相勘，雖名作也難得全篇完善。如《岳陽樓詩》條云：

杜甫《岳陽樓》詩，大都與浩然伯仲。杜起首句「昔聞洞庭水，今上岳陽樓」，孟云「八月湖水平，涵虛混太清」。杜首聯「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」，孟云「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」。皆渾雄警策。至于杜次聯「親朋無一字」，孟云「端居耻聖明」，覺無謂，而結句各不稱矣。

既肯定二家的「渾雄警策」，也指出次聯和結句「無謂」而前後不相稱。這些批評是中肯的。還有，選錄數家主題相同之作，不加褒貶，只從其不同模寫中，引導讀者自己辨別哪一家更為深切些。如《塞上四詩》條云：

張敬忠「五原春色舊來遲，二月垂楊未掛絲。即今河畔冰開日，正是長安花落時」，蓋言春之氣候異也。盧弼「龍塞外草初肥，燕乳平蕪曉不飛。鄉國近來音信斷，至今猶自著寒衣」，蓋言夏之氣候異也。王績「莫將邊地比京都，八月秋風草已枯。今日登高樽酒裏，不知能有菊花無」？蓋言秋之氣候異也。李頻「關門南北雜戎夷，草木秋來即出師。落日風沙長暝早，窮冬雨雪轉春遲」，蓋言冬之氣候異也。四詩模寫邊塞光景極肖。

從四季邊塞氣候異于中原來表達遠戍情懷，所感雖無大異，而表達這種情懷的風調，則自見其工拙。

這種對比之法，如能數家之詩同時并讀，妍媸易識，評論就不必多費筆墨。

「詩評」宋二十八則，元十六則。徐勣評論宋、元詩，往往以唐詩的情懷風調爲標準。如《玉堂陪祀二絕》條云：

宋趙汝談《直玉堂》詩云：「宮井城鴉欲動時，春猿夢斷北山移。攬衣擬草歸田賦，猶是金蓮燭半枝。」潘耒《陪祀》詩云：「碧天無滓月光寒，霽色分明在露盤。一夜九重全不寐，時教中使捲簾看。」雋永有味，不似宋格。

這是說趙、潘詩的雋永有味，由于保持了唐格。又如《龜山詩》條云：

楊龜山爲吾閩道學之祖，世人但知其語錄，而不知龜山之詩亦有可誦者。如《含雲寺》詩云：「山前咫尺市朝賒，垣屋蕭條似隱家。過客不須攜鼓吹，野塘終日有鳴蛙。」又云：「竹間幽徑草成圍，藜杖穿雲翠滿衣。石上坐忘驚覺晚，山前明月伴人歸。」又如《岳陽樓長歌》。宛然唐響，絕無宋人習氣。

這是說楊詩的「絕無宋人習氣」，在于保持「唐響」。又如《岳忠武詩》條云：

世傳岳忠武《滿江紅》詞，激烈悲壯，溢于言外。而忠武詩句有絕閒靜者，如《池州齊山翠微亭》云：「經年塵土滿征衣，得得尋芳上翠微。好水好山看不足，馬蹄催趁月明歸。」又如《潭水寒生月，松風夜帶秋》。何必減唐人語。

這是說岳飛亦有情思閒靜如唐詩。而總起來評論宋詩的，如《宋詩工麗》條云：

宋洪咨夔《直玉堂》詩云：「寶鴨炷雲朝太紫，玉蜍泚露較鉛黃。」又云：「雲收翠戟龍文潤，日透金鋪獸面明。」楊萬里云：「雲翻孔雀金花碧，日射鴛鴦玉瓦紅。」皆工麗可誦。

看來贊揚工麗，其實貶意自在言外。

對元詩的評論，如《盧圭齋詩》條云：

泉州惠安盧圭齋名琦，字希韓，登元至正進士，令永春，改寧德，所著有《圭齋詩集》，歲久弗傳。近惠安庄戶部徵甫蒐而梓之，誤入雁門薩天錫詩六十餘首，薩詩世有傳本，校者一時未之考耳。……盧詩自佳，如「嵐氣滿林晴亦雨，溪聲近驛夜如秋」；「潮生遠浦孤帆小，雨過蒼崖古木寒」；「小橋跨澗村春急，老樹吹花野店香」；「暮雲松徑歸寺，夜雨蓬窗客在船」；「門掩落花春去後，夢回殘月酒醒時」；「梧葉幾番深夜雨，梅花一樹短籬霜」；清典可咏。元詩多纖弱，若圭齋者，實有唐調者也。

這是說盧琦詩的清典可咏，是由于保持唐人風調的緣故。還有一則題名《元詩》的總論：

趙子昂絕句云：「春寒側側掩重門，睡鴨香殘火尚溫。燕子不來花又落，一庭風雨自黃昏。」滕玉霄絕句云：「吟人瘦倚玉闌干，酒醒香消午夢殘。燕子不來春社去，一簾疏雨杏花寒。」二首頗相似，皆詩中絕佳句也。唐人無此纖弱之作。

徐煥批評「宋詩工麗」、「元詩纖弱」，確是宋、元詩的紕繆所在。但以爲某些宋、元詩作所以「雋永有味」、「清淡閒適」、「模寫真切」、「清典可詠」，都是保持「唐響」、「唐調」的緣故，則不免失之偏頗，意境畢竟不是絕對決定于風格。

「詩評」明五十八則。徐煥評論「本朝詩」與前代之詩，選題既不一樣，持論亦有差異。他對代表各時期的名家很少論列，着眼不在一代詩風的盛衰，而是以存文獻、錄遺佚爲目的，因而批評的標準就不同了。開頭列宗藩詩三則，並不是表章王室的風雅，而是推崇某些貴族而有庶人之風，顯然這是與他的終生布衣有關係的。他對多炏、多燝評價很高，如《宗藩詩》條云：

國朝宗藩之詩，寧府爲盛，諸王孫以詩鳴者，多炏、多燝其著者也。多炏絕句清逸，如《泊長蕩》云：「蒹葭一望暮

蒼蒼。長蕩湖頭烟水長。怪道今朝楓葉盡，夜來七十二橋霜。〔《湖口縣》〕云：「湖水澄清江水渾，江烟湖靄易黃昏。請看湖口江心月，一片寒光照縣門。」〔《清明湖上》〕云：「湖畔行吟日未斜，四年三度客天涯。不知鷓鴣驚飛去，穿破來禽滿樹花。」多憤屬對精工，如「太室出雲來署裏，黃河如帶掛城頭」；「關山曉月趨三輔，鴻雁秋霜度九河」；「路經軒後臨戎坂，山接高歡避暑宮」；皆翩翩爾雅，無紃綺習氣。

紃綺氣即富貴氣。這些王孫頗能作詩而又屬意江湖，確是難能可貴。

其次，選存了布衣之士的詩，如《王止仲》條云：

吳郡王止仲名行，國初布衣也。王文恪筆記稱其才敏，嘗識姚廣孝于未遇。余嘗得楊文敏公遺書，中有王行《半軒文集》十二卷，寫本也。其詩不甚多，如「高館疏簾晚乍開，讀書聲裏故人來。山中本自無塵土，催得家僮掃綠苔」。清逸可誦。文敏去止仲甚邇，即爲之抄錄，想當時無刻板耳。今又二百餘年，恐吳人亦未必有也。

據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，止仲曾爲藍玉教授，玉謀叛，他以連坐伏誅。止仲以一布衣而爲太祖所殺，怎能不引起人們同情。又如《陳德音》條云：

吾鄉嘉靖中有陳蒿，字德音，隱士也。詩法唐人，人無知者。近其孫鴻出遺稿一帙，佳句層出。如「山深僧餉早，天遠鶴歸慵」；「日影沉秋磬，松聲響暮山」；「歸心秋轉切，遠夢老難成」；「窗寒葉落後，竹響雨來時」；「久客依人懶，虛名到老休」；「行裝衝片雨，歸夢落千山」；「棲鴉驚夜火，歸雁過更樓」；殊有幽人之致。

又如《周所諧》條云：

周所諧名如埴，莆處士也。足跡不出戶庭，苦吟弗輟，未嘗妄與顯者游，里中鄉紳學士，罕識其面，故其爲詩綽有林壑之致。自作《田家吟》云：「不識市朝車馬喧，殘養弱笠老田園。柴門去郭無多路，野竹臨流自一村。春雨桑麻

終歲足，清明鷄犬數家存。兒孫牧畜南山下，爲道須防猛虎繁。」可以見其逸韻矣。他如「風生極浦潮常白，霜冷空林草變衰」；「萬里寒山橫積雪，半汀衰草隱斜陽」；「百花潭上漁竿在，五柳門前鶴徑荒」；「因嫌城市非吾土，卻傍漁家作比鄰」；「牆壓花枝妨客過，泥深苔徑喚人扶」等句，全無烟火食氣。

他表章這些布衣隱士之詩，是與他本人終生不仕的情操相聯系的。而他贊揚他們的詩「有幽人之致」、「無烟火食氣」，又是與他自作之詩一脈相通的。

別一種雖非顯宦而在當時頗有聲譽的隱逸之士如沈周、唐寅、文徵明等人，選存其詩又都是頗具風致之作，如《胡笳圖》條云：

沈啟南題《胡笳十八拍》云：「蘆葉傳聲拍拍鳴，畫圖傳得態如生。琰從三姓邕從卓，自是人間父子情。」猛于斧鉞之誅者矣。

又如《唐寅題畫》條云：

偶見唐子畏山水一幅，題詩云：「春風修禊憶江南，酒榼茶爐共一擔。尋向人家好花處，不通名姓即停驂。」極有風致。唐集不載。

所謂風致，往往言近意遠，言淺意深，言此意彼，微諷隱喻，含蓄甚深。

當然，徐渤也不是完全屏棄顯貴人物的詩作，只要有可取之處，也曾加以評選。如《威寧伯》條云：

國朝威寧伯王襄敏公，以文臣而三佩將印，……歷任四十餘年，臨戰陣一百九十四次，……子孫世世承襲，給以鐵券，書生之寵遇，未有若此之極者也。然公詩氣魄雄壯，不事磨煉，自見遠大。如「斬蛇赤帝留神劍，墮淚銅仙泣露盤」；「風向眼中吹出淚，霜于髯上凍成冰」；「三絨已錮金人口，百鍊難消鐵漢心」；「仕宦得閒方是貴，世途雖好不

如歸」；「妄夢幾時曾得鹿，多歧何處不亡羊」。公馳驅戎馬之間，而賦詩不輟，未可與操觚翰苑者并論也。

王越是個歷官兵部尚書、總制大同及延、綏、甘、寧軍務的邊將，其詩反映長期防邊戰鬥，確非「操觚翰苑者」所能仰望，「氣魄雄壯」的評語是十分恰當的。

除此以外，還有一些詩人，與徐燏或同里閭，或共筆札，相知較深，選存其詩。如《何樵仲》條云：

何樵仲，名其漁，邵之建寧人也。爲詩有苦思。樵仲死，予哭之詩。偶檢其手稿，絕句有冷然之韻。《梅口待渡》

云：「野曠微風起白萍，村居三里若比鄰。江干風冷秋山暮，立盡斜陽無渡人。」《碧簫洞》云：「長林籟靜自盤桓，松露侵衣夜未殘。三十六峯明月曉，碧雲吹破洞簫寒。」《山下買酒》云：「隔浦漁家傍酒家，漁罾掩映酒簾斜。探囊恰

好供歸興，買得黃魚并杏花。」

尚有江仲魚、張陽生、林時中、林志寧等人，「皆屏居村落，詩不作人間語」。徐燏選「本朝詩」旨在存文獻、錄遺佚，故皆有評述。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記述以上諸人，均據徐文斟酌爲之。

「詩評」附錄「方外」、「宮闈」、「妓女」、「外夷」、「詩搜遺」五目，共六十八則，以明人爲主而兼及宋元。

「方外」有僧有道，釋家之詩多似偈語，惟宗泐之作各體皆備。如《古村居》條云：

釋宗泐《古村》詩云：「古村民，古村居，古村有田復有廬。屋後桑麻四五區，屋前榆柳八九株。老婦辟繡兒讀

書，青燈夜照三更初。牛角帶經耕且鋤，年年歲歲輸官租。聖人治世如唐虞，飽來擊壤歌康衢。烏紗作巾白布襦，東

鄰西舍相招呼，醉歸兀兀杖自扶。古村民，古村居。」寫盡田家樂事，如一幅佳畫。

好處在全無禪意，不像和尚所作的詩。

「宮闈」如《王婉容》、《薊州溫泉詩》等條所錄妃嬪宮人之詩，均屬佳作，而閨秀朱靜庵之詩尤以平淡

穩健見長。如《朱靜庵》條云：

國初海寧閩秀朱靜庵，尚寶卿朱祚之女，教諭周汝航之妻也。祚以神童見重于仁廟，有《雪厓集》行于世。而女有《靜庵集》。《游仙詞》云：「洞天春暖碧桃芳，瑤草金枝滿路香。吹徹玉簫天似水，笑騎黃鶴過扶桑。」《秋蝶》云：

「江空木落雁聲悲，霜染丹楓百草萎。蝴蝶不知身是夢，又隨秋色上寒枝。」即易安、淑真莫是過也。

所謂「易安、淑真莫是過」，不過說明朱靜庵詩也無閨秀氣。然而這樣的評判仍然過于空泛。

「詩搜遺」都是搜錄佚詩。其中有些屬於名家有集，搜得佚作，可補正集之缺，如《歐陽遺詩》條補歐陽詹《新都行》一首，《衛公漳浦詩》條補李德裕《過漳浦驛》一首，《元章逸詩》條補米芾《盱眙八仙台》、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》、《棲雲閣》、《賞心亭》等四首，有些屬於本來絕少詩賦流傳，搜得佚作以見其亦嘗從事于詩的寫作，如《薛禮》條記薛仁貴殘句，《柳公權詩》條錄其《游底柱山》一首。徐氏對佚詩絕少評論，可見此等條目更屬存文獻而已。茲錄《萍齋》條以示例。

宋林彖，莆人。工詩。《閨行》云：「風搖麥壘東西浪，春入郊原遠近花。閒趁溪流到村曲，斷垣喬木兩三家。」

《即事》云：「草上濃霜滋未乾，瞳矓初日破朝寒。林中槁葉隨風去，红柿猶餘鳥啄殘。」彖號萍齋，乾道間詔舉遺逸，起家爲迪功郎。仙游法華庵，是其隱處。

觀此節可知搜遺對詩家研究的重要。

黃編本「詩話」六十一則，只記載詩壇故實。如《王道士悟竹圖》條云：

楊文貞士奇官春坊日，從沈某求王道士《悟竹圖》，不與。後李時勉掌學士印，沈遽贈之。後文貞與李對奕，文貞奕勝，遂捲而去。自是李見輒有不捨之意，文貞題一絕歸之云：「永別錫山王道士，空餘翰墨亂人心。黃金若綰封侯

印，曹霸王維聚若林。」

此等掌故爲詩學研究所需要，詩話中頗多佳篇，特別屬於明代掌故尤爲難得。

徐煥詞作不多，「詞品」一類只有十則，詞評之作，聊備一格而已。

「文訂」列于詩詞評論之後，只有四十四則，頗不相稱。但他訂正文章謬訛，雖名家不稍迴護，頗具卓識。如《平淮西碑》條，申言「段文昌才學充實，援古證今，六朝體格，非淺學能辨」。「宋人宗韓，遂大貶段作，是爲韓公盛名所怵耳」。議論頗爲公允。又如《赤壁》條云：

東坡《赤壁賦》，古今傳誦，即婦孺亦知之。然一篇大旨，誤以黃州赤鼻山爲周瑜破曹操處，後人不甚指摘之，實爲盛名所怵耳。若今人有此紕繆，得無羣起唾之乎？事不在盤古，地不在荒外，信筆而書，不暇考覈，安足傳信耶？

「文訂」諸條，精采疊見，但恨其少，不足與其「詩評」媲美。

「字正解」八則和「事物解」二十二則，俱是訓詁之學，前者是文字的訓釋，後者乃事與物的詮解，均無足觀。明代學者疏于音韻訓詁，徐氏對此學亦甚膚淺，如《風馬牛》條云：「牛走順風，馬走逆風，故曰風馬牛不相及。」似乎《左傳》服注、杜解均未寓目，豈非怪事！

黃編本卷七分「文事」、「文人」、「人物考」、「名人生卒葬地」、「人倫盛事」五類，卷八分「人事」、「雅事」、「天象地輿」、「國憲」、「核疑」、「博聞」、「占驗」、「醫學」、「靈異」、「珍玩」、「花卉果木」、「鳥獸蟲魚」十二類，二卷內容蕪雜，編目繁瑣，界綫不清，「文人」與「人物考」既易混淆，而「核疑」諸條有些當入「國憲」，很難即類以求。四庫本統稱「雜記」，倒符合實際。二卷中以「文事」、「國憲」兩類最善，「文事」包括載籍、書學、畫、碑版四目，凡六十一則，都是收藏鑒賞家所崇尚之業。徐煥富收藏而好讀書，又善書而能畫，對

圖書、書畫、碑帖的鑒賞均從實際中來，故能言之有物，絕非泛談。如《碑厄》條云：

《水經注》：「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，悉是洛中故碑累之。」《澠水閒談》云：「景祐初，姜遵奉太后意，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。」《道山清話》云：「天聖中，詔營浮圖，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文堅好者，以代磚甃。」國朝太祖登基金陵，悉取六朝舊碑砌作御道。《唐歐陽詹集》云：「九江有《祖將軍廟碑》，顏真卿撰文并書。後州吏有脩坏之勞，狀其未續，剝磨舊文。」詹作文以弔之。《平淮西碑》先琢韓退之而刻段文昌，宋郡守陳某又琢段文，更刻韓文，一石遂遭兩厄。湖州天聖寺趙孟頫撰書《錯盤龍碑記》，國初昇入郡治，作太守去思碑。歐陽公《金石錄》所收古刻千卷，今什不得一二，皆遭此數厄耳。

此類諸條還應與他所著《紅雨樓序跋》合觀，方能見其學殖的淵博和識見的卓越。

又「國憲」類記載明代政典，俱屬原始材料，有些可補史書的缺略，有些與史書出人的亦可資比勘和參證。如《印文》條云：

內外諸司印文，俱用疊篆，以九畫爲止。字用成雙，不及雙者足以之字。而總兵所掛印文，則用柳葉篆。其玉璽與王府之寶，則用玉箸篆。其印形方，大小有差，一品者三臺，二品者二臺，俱銀；三品以下者銅。惟應天府特賜銀印。巡按御史鐵印，柄端有孔條穿之。其餘職衙門，則形稍長，不方，謂之「條記」。

記述當代時事，故能具體而詳盡。

綜觀《筆精》全書，論證粗疏紕謬固屬難免，但持之有故、言之成理的畢竟佔多數。在明代不重考證的風氣中，徐燊獨能博稽衆籍，言必有據，頗具考據學家「無徵不信」的精神。

可是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對《筆精》作了幾乎全面的否定。《提要》在「是書踏駁之處乃復不少」的